事實類苑/卷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五十六　將帥才略（三）

下一卷▶

◆將帥才略（三）

秦再雄

武陵、辰陽、澧陽、清湘、邵陽五州，各有蠻徭保聚，依山阻江，迨十餘萬。在馬希範、周行逢時，數出寇邊，以至圍逼辰永二州，殺掠民畜，歲歲不寧。太祖既下荊湖，思得通蠻情、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，以鎮撫之。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，長七尺，武健多謀，在周行逢時，屢以戰鬬立功，蠻黨伏之。太祖召至闕下，察知可用，面以一路之事付之。起蠻酋，除辰州刺史，官其一子為殿直，賜予甚厚，仍使自辟吏屬，盡予一州租賦。再雄感概異恩，誓死報効，至州日，訓練土兵，得三千人，皆能被甲渡水，歷山飛塹，捷如猿猱。又選親校二十人，分使諸蠻，以傳朝廷懷徠之意，莫不從風而靡，各得降表以聞。太祖大喜，再召至闕，面加奬激，再雄伏地流涕，嗚咽不勝。改辰州團練使，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本州推官。再雄盡瘁邊圉，故終太祖世，無蠻貊之患，五州連袤數千里，不增一兵，不費帑庾，而邊境妥安，由神機駕馭，用一再雄而已。

魏能　楊延朗

虜犯澶淵，傅潛堅壁不戰，河北支郡城守者，多為蕃兵所陷，或守城，或棄城出奔。當是時，魏能守安肅軍，楊延朗守廣信軍，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。二軍最切虜境，而攻圍百戰不能下，以至賊退出甲，而延朗追躡轉戰，未嘗衂敗。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、鐵遂城，蓋由二將善守。

王觀文

王觀文韶始為建昌軍司理參軍，時蔡樞密挺提點江西刑獄，一見知其必貴，顧待甚厚。數年，蔡知慶州，王調官關中，遂謁蔡於慶陽，且言將應制科，欲知西事本末。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，及邊事者皆示之，其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說，王悅之，以為可行。後掌秦州機宜，遂乞復洮河故地，朝廷命韶兼管幹蕃部，自是其謀寖廣，欲盡取蘭州鄯廓，知秦州李師中以為不可，而言事者亦多非沮，朝廷令王克臣乘驛驗其事，克臣亦依違兩可。既而郭逵等又劾韶侵盜官物，興起大獄，俾蔡確推劾，蔡明其無罪，自是君相之意，斷然不疑。不數年，克青唐武勝，城熙河，取洮岷疊岩而為熙河一路，由上意不疑所致也。

翟守素

翟守素，北海人，太宗時以客省使憲州刺史，往征梅山洞夷人，值霖雨，弓弩筋角解弛，守素令削木為弩。平旦，賊奄至，眾弩盡發，賊走，平其巢穴。

李重貴

李重貴，孟州人，五路討繼遷，為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署，得對。因言賊居砂磧，逐水草，便於戰鬬，利則進，不利則退，今五路齊入，彼聞兵勢，不來接戰，欲追則人馬乏，將守則地無堅壘，賊若未平，重貴等何顏復見陛下？太宗喜，出御劍賜之。後果無功，追念其言，命為并代副都部署。並東軒筆錄。

王漢忠

王漢忠，字希傑，徐州人。真宗嘗曰：“漢忠知書好學，帥臣不易得也。”累為保靜軍節度使，每行師，詰旦，必焚香祝曰：“願軍民無犯吾令，違者一毫無貸。”故所部無盜賊。性剛果，不務小節，好為詩，慕賈島、李洞之體。以故羣帥不悅，後為邠寧環慶

部署，坐違詔無功，責為左屯衛上將軍，知襄州。

郭遵

康定元年三月癸酉，韓琦奏，昨者夏虜寇延州，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閤門祗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。有跨馬舞二劍以出，大呼云：“欲鬬將者。”平問諸將，無敢敵者，遵獨請行。自上馬舞二鐵簡，與賊格鬬，賊應手腦碎，餘眾遂卻。頃之，遵又橫大■〈金屈〉刀，率百餘人進陷虜陣，至其帳前而還。凡三出三入，所殺者幾百人。遵馬倒，為賊所害，聞賊中皆嘆服其勇也。乞優賜褒贈，及錄其子孫。詔贈遵果州團練使，母妻皆封郡君，諸子悉除供奉官，侍禁殿直，兄弟亦以差拜官。

文潞公

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，久未下，上深以為憂，問於兩府。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督戰。八年正月丁丑，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，監諸將討貝州。時樞密使夏竦惡鎬，凡鎬所奏請，多從中沮，惟恐其成功。彥博奏，今在軍中，請得便宜從事，不申覆，上許之。閏月庚子朔克貝州，擒王則。初彥博至貝州，與明鎬督將築距闉以攻城，旬餘不下，有牢城卒董秀、劉炳請穴地以攻城，彥博許之。貝州城南臨御河，秀等夜於岸下潛穿穴，棄土於水，晝匿穴中，城上不之見也。久之，穴成，自教場中出，秀等以裼袍塞之，走白彥博。選敢死二百，命指使將之，銜枚自穴入，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，許之。遂白軍士中有病欬者數人，此不可，請易之，從之。既出穴，登城，殺守者，垂　以引城下之人。城中驚擾，賊以火牛突登城者，不能拒，頗引卻。楊遂力戰，身被十餘創，援槍刺牛，牛卻走，至村舍，官軍追圍之。則猶著花幞頭，軍士爭趣之，部署王信恐則死，無以辨，以身覆其上，遂擒之。檟、吉死於亂兵，不知所在。彥博請斬則於北京，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，遂檻車送京師，梟於馬市。董秀、劉炳並除內殿崇班。

种世衡

初，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寨，朝廷以州堡寨多，徒分兵力，其遠不足守者，悉棄之，而虜益內侵，為邊患。大理寺丞簽書、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，州東北二百里，有故寬州城，修之，東可通河吏運路，北可以扼虜要衝，詔從之。命世衡帥兵董其役，且城之。城中無井，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，而不及泉，工人告不可鑿，眾以為城無井，則不可守。世衡曰：“安有地中無水者邪？”命工鑿石而出之，得石屑一器，酬百錢，凡

過石數重，水乃大發，既有且甘。城中牛馬皆足。自是邊城之無井者効之，皆得水，詔名其城曰“青澗”。以世衡為內殿承制，知城事。

二

世衡字仲平，放之兄子。世衡少尚氣節，以蔭補將作監主簿，累選太子中舍。嘗知武功縣，用刑嚴峻，杖人不使拘縶之，使自凭欄立，膊上受杖，杖垂畢足，或落膊，則更從一數之，人亦服其威信。或有追呼，不使人執帖入鄉村，但以片紙榜縣門云：“追某人，期某日詣縣廷。”其親識見之，驚懼走告之，皆如期而至。

三

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，章獻太后姻家也。嘗以私干世衡，不從，乃誘王和謙使詣闕訟冤，而陰為之內助，世衡坐流竇州。章獻崩，龍圖閣直學士李紘奏雪其罪，復衞尉寺丞。後知澠池縣，葺館舍，計什器，乃至砧臼匕筯，無不畢備，客至如歸，由是聲譽大振。自見縣旁山上有廟，世衡葺之，其梁重大，眾不能舉。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，驅數對於馬前，云：“欲詣廟中教手搏。”傾城人隨往觀之，既至而不教，謂觀者曰：“汝曹先為我致廟梁，然後觀手搏。”眾欣然趍下山，共舉之，須臾而上，其權數皆此類。

四

初至青澗城，逼近虜境，守備單闕，芻糧俱乏，世衡以官錢貸商旅，使致之，不問所出入，未幾倉廩皆實。又教吏民習射，雖僧道婦人亦習之，以銀為射的，中者輒與之。既人中者益多，其銀重輕如故，而的漸厚且小矣。或爭徭役優重，亦使之射，射中者得優處。或有過失，亦使之射，射中則釋之，由是人人皆能射。士卒有疾者，常使一子視之，戒以不愈，必笞之。撫養羌屬，親入得其懽心，爭為之用。寇至，屢破之，部落待遇如家人，有功者，或解所服金帶，或撤席上銀器遺之。比數年，青澗城遂成富強，於延州諸寨中，獨不求益兵，運芻糧。

五

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，為屬吏所訟不法事，按驗皆有狀。鄜延路經略使龐公奏，世衡披荊棘，立青澗城，若一一拘以文法，則邊將無所措手足。詔勿問。頃之，世衡徙知

環州，將行，別龐公，拜且泣曰：“世衡心腸，鐵石也。今日為公下淚矣。”

六

慶曆三年春，范文正公巡邊，至為環慶經略使。環州以屬羌，多懷貳心，密與元昊通。以种世衡素得羌屬心，而清澗城已定，因奏徙世衡知環州，以鎮撫之。有牛奴訛，素屈強，未嘗出見州官，聞世衡與約，明日當至其帳，慰勞部落。是夕雪深三尺，左右曰：“奴訛兇詐難信，且道險，不可。”世衡曰：“吾方以信結諸胡，可失期邪？”遂冒雪而往，既至，奴訛尚寢，世衡蹴起之。奴訛大驚曰：“吾世居此山，漢官無敢至者，公了不疑我耶？”帥部落羅拜，皆感激心服。

七

胡酋慕恩，部落最強，世衡皆撫而用之。嘗夜與恩飲，出侍姬以佐之，既而世衡起入內，潛於壁隙窺之，慕恩切與侍姬戲，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慚懼請罪。世衡笑曰：“君欲之邪？”即以遺之，由是得其死力，諸部有貳者，使慕恩討之，無不克。

八

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，杖其背，僚屬為之請，莫能得。其人被杖，以奔趙元昊，甚親信之，得出入樞密院。歲餘，盡詗得其機事以歸，眾乃知世衡用為間也。

九

環原之間，屬羌有明珠、滅藏、康奴三種最大，素號橫猾，撫之則驕不可制，攻之則險不可入，常為原州患。其北有二川，通於夏虜，二川之間，有古細腰城。慶曆四年，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，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，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，以故未及，出兵爭之。世衡以錢募戰士，晝夜板築，旬月而成。乃召三種酋長，諭以官築此城，為汝禦寇，三種既出其不意，又援路已絕，因而服從。世衡在役所得疾，明年正月甲子卒，屬羌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，清澗環州吏及屬羌皆畫像事之。八子：古、診、詠、諮、諤、所、記、誼。

十

初，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，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為間，召與之飲，謂曰：“虜若得汝，考掠求實，汝不勝痛，當以實告邪？”嵩曰：“誓死不言。”世衡曰：“先試之。”乃縛嵩於庭，而掠之數百，嵩不屈。世衡曰：“汝真可也。”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甯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，最用事，世衡使嵩為民服，齎書詣旺榮，且遺之棗及畫龜。旺榮鎖嵩囚地牢中，且半歲，所會元昊欲復歸中國，而先恥自言，乃釋嵩囚，使旺榮遺邊將書，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。曰：“鄜者种洛苑書，意欲更求通和邪？”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，時龐公為經略使，已奉朝旨，招納元昊，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，奏嵩除三班借職。

王罕

王罕，儂智高犯廣州，罕為轉運使，出巡至梅州，聞之而還。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，且召罕，罕從者纔十數人，問曰：“圍城何由得入？”曰：“城東有賊所不到處，可以夜縋而入。”罕曰：“不可。”進至惠州，廣民躍馬求救曰：“賊圍城，十縣民皆反相殺掠，死傷蔽野。”罕曰：“吾聞之先父曰：「凡有大事，必先詢識者，而後行之。無人則詢老者也。」”乃召其老問之，對曰：“某家客戶十餘人，今皆亡為賊矣。請各集以衛其家。”罕曰：“賊者多於莊客，何以禦之？”乃召每村三大戶，與之帖，使人募壯丁二百人。又帖每縣尉，募弓手二千人以自衛。捕得暴掠者十餘人，皆腰斬之。又牒知州、知縣、縣令皆得擅斬人。一夕，鄉村肅然。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，得二千人，船百餘艘，製旌旗鉦鼓，長驅而趣廣州，蠻兵數十人來逆戰，擊卻之。蠻皆斂兵，聚於城西，乃開南門作樂而入。罕不視死登城，子死於賊人之家而不哭。樹鹿角於南門之西以拒蠻，自是南門不復閉矣，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入。東關主簿黃固、知州侍其淵在廣州，罕以其忠勇，與之共守。蠻眾數萬，皆所掠二廣之民也，使之晝夜攻城，為火車順風以焚西門。六月，城上人不能立，軍校請罕下城少休息，罕欲從之，淵奮劍責軍校曰：“汝曹竭力拒敵，則猶可以生，若欲潰去，縱不為賊所殺，朝廷亦當族汝全部，欲何之？”罕乃止，士氣亦自倍，蠻軍不能克而退。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，至雄州，蕭勃留之，乃日遞一奏。又召罕至雄州計事，罕不來，又奏之。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退走，圍解。罕降一官，信州監稅。軻受賞，罕不自言。黃固當圍城時，最輸力，曰：而磨勘有不足，有亦得罪，城功亦不錄。

任福

康定元年秋，夏虜寇保安軍、鎮戎軍。九月二十日，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，以牽制虜勢，使東路都巡檢任政、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，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，會華沙。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、監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，與寨主等共擊近塞諸族，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。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，授諸軍甲，十七日未明出兵，城門非從行兵，無得輒出一人。聲言巡邊，是夜宿業樂鎮，十八日晚入柔遠寨，十九日犒設柔遠諸蕃部，禁止毋得小城。密部分諸將，使駐泊都監王懷政攻白豹城西，斷神樹移來路。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，斷金湯之路。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，斷葉市之路。供奉官王慶、走馬丞受石全正攻其南，擊賞渥等族。駐泊都監武美主入城鬬敵，福以大軍駐於城南，照管策應。是日，引兵柔遠寨，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，凡七十里。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，各分癸時攻城，卯時克之，悉焚其偽署，李太尉衙署、酒稅務倉、草場及民居室，四十里內禾稼積聚。諸將分彼族帳四十一，擒偽署張團練，殺首七人，斬獲二百五十餘級，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，器械三百餘事，印記六面，偽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。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，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。

范雍

知延州范雍奏：“前月趙元昊悉眾入寇，陷金明寨，執都監李彬父子，遂攻安遠寨門永平寨。安遠最居極邊，賊斫壞兩重門，攻第三重門，監押侍禁邵元吉縋下軍士，斫退賊兵，復奪得城門。拒守數日，賊遂合眾屯於州城之三川口，列十餘寨。二十三日，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，及兩城之間，呼噪射城上人。城上諸軍發矢石擊賊，死者頗眾，遂不敢攻。明日，賊引兵退。其守城將佐鈐轄盧守勤等，謹條次其功，乞超資酬賞，以勵後來。”又奏：“栲栳寨主殿直高益、監押殿直韓遂、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、奉職曹度、借職王懿，皆死於賊。邵元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、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元、永平寨主右侍禁郭延珍、權監押左侍禁王懿，皆有拒守之功。”詔死事者優與贈官，仍賻錢絹，錄其子孫。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，充安遠寨主。

王吉

慶曆初，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，城中無井，掘地以貯雨水。至是水竭，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藁積，備火箭。賊有諜者，潛入城中，出告元昊，城中水已竭，不過二日，當破。元昊望見塗積，曰：“城中無水，何暇塗積？”斬諜者，解圍去。麟州之圍，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於外者，通引官王吉應募，繼宣問須幾人從行，吉曰：“今虜騎百重，

無所用眾。”請髡髮，衣袒服，挾弓矢，賫糗糧，詐為胡人，夜縋而出。遇虜問，則為胡語答之，兩晝夜，然後出虜寨之外。走詣府州告急，府州遣將兵救之，吉復間道入城，城中皆呼萬歲。及圍解，詔除吉奉職本州指使。

二

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，卒遇虜數萬騎，中貴人惶恐，以手帛自經，吉曰：“官何患不得死？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？若吉不勝，死未晚也。”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，曰：“貴人有不虞，當盡斬若屬。”因將所部先登，射殺虜大將，虜眾大奔，眾軍乘之，虜墜崖死者萬餘人。奏上，凱自侍禁除禮賓使、本路鈐轄，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。王吉嘗與夏虜戰，其子文宣年十八，從行。戰罷，不見文宣，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，吉止之曰：“此兒為王吉之子，而為虜所獲，尚何以求為？”頃之，文宣挈二首以至，吉乃喜曰：“如此，真我子也！吉每與虜戰，所發不過一矢，即捨弓肉袒而入，手殺數人，然後返白。及其張弓挾矢之時，直往抱之，使彼倉卒無以拒我，則成擒矣。吾前後數十戰，未嘗發兩矢也。”時又有張節，與吉齊名，皆不至顯官而卒。

趙延進

趙延進屯定州，契丹入寇，與崔翰、李繼隆將兵八萬，太宗賜八陣圖，使按圖從事。歸次蒲城，虜大至，翰等按圖布陣，相去各百步，眾懼，無鬬志。延進曰：“不如合而擊之，違令而獲利，不猶愈於辱國乎？”遂改為二陣，三戰，大破之，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，遷右監門衞將軍。並涑水紀聞。

鄭工部

朝廷議城古威州，遣訪鄭文寶公，奏曰：“欲城威州，不若先建伯魚、青罔、清遠三城，為頓師之地。俟秦民稍蘇，開營田，積邊粟，修五原故塞之地。党項之首豪，為我鷹犬。若爾，則不獨措安西，亦可綏服河湟，此定邊之勝策也。”朝廷從之，建興三城之役，費緡粟數千萬計，西民苦之，一夕盡為山水蕩去。又奏減解池鹽價，損課二十萬緡，貶藍山、枝江、長壽三縣令，累年方遷復工部員外郎。玉壺清話。

二

鄭工部文寶為陝運時，賊遷欲侵靈武，朝廷患之，詔鄭便宜經度西事。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赴芻粟、越瀚海七百里，入靈武者十二次，諸羌之語皆通曉。鄭必知靈武不可守，故參校史傳，作河西隴右圖進呈，極言乞棄靈武，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。又力諫太宗，太平之時，慎無開邊，疲弊百姓。太宗閱奏極怒，摭以他事，坐擅議鹽禁，及建營田，以積石廢壘築為清遠軍三過，貶彬州藍山令。王超援兵方至環州，靈武果沒，遂班師。李順梗蜀，隴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，鄭必知趍棧以進，分兵夜斬其魁，殲餘黨。嘗又輕車使蜀，至渝涪，聞廣武卒謀亂，自雲安飛小楫下峽數百里，一夕擒之，所舉如神。然太宗終怒，藍山任滿，更移枝江、宗山二縣，牢滿六年方復。湘山野錄。

吶廝囉

寶元二年二月甲寅，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吶廝囉遣使李波末裏瓦等入貢方物。四月辛酉朔癸亥，樞密院奏吶廝囉前妻今為尼，已有二子，曰瞎毬、磨毬。吶廝囉再娶喬氏女，今為妻。詔吶廝囉前妻賜紫衣師號及法名，今妻賜邑號，瞎毬、磨毬並除團練使。康定元年四月癸巳，秦鳳路部署司奏磨毬自請奮擊夏虜，乞朝廷遣使監護，乃降詔命從之。八月辛丑，詔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，至邈川，以來朝當公事。渙知晉州，自言請使外國故也。楊文公談苑。